

岭南文学中木棉意象的内涵及价值

王秋萍, 黄晖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 510420)

摘要:木棉因其独特的形态以及强烈的地域性,成为了岭南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象,相关文学作品形式多样和数量繁多。在众多的岭南文学作品中,木棉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主要为革命精神的符号、独立坚韧的象征、独特的地域标识,这使得木棉意象在岭南文化建构、城市形象塑造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深入研究、打造木棉意象,有利于避免城市形象趋同、文化内涵匮乏等问题。

关键词:岭南文学;木棉意象;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0)02-0084-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0.02.010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Kapok Image in Lingnan Literature

WANG Qiu-ping, HUANG Hui-xing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Due to its unique shape and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kapo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mage in Lingnan literature, with various forms and great numbers of related literary works. In many Lingnan literary work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kapok is mainly the symbol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independent and tough character, and unique regional identity, which makes its image of hardly-ignored val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nan culture and city image. The further study and creation of the kapok image is helpful to avoid the convergence of city image and the scarcity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 Lingnan literature; kapok image; urban culture

木棉,又名红棉、红绵、英雄树、攀枝花等,主要产于我国的华南地区,是岭南著名观赏性乔木,为广州市的市花。木棉因其突出的外形特征以及强烈的地域性成为岭南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象,高频率地出现在众多岭南文学作品中,所涉及文学类型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

具体作品可见表 1。由于篇幅所限,表 1 仅对不同类型文学作品择要胪列。据欧安年初步统计,仅古诗中明确使用木棉意象的就有 69 首^[1]。

从总体上看,深受文人青睐的木棉在各类岭南文学作品的形象主要包括:英雄的木棉、生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共建项目(2019GZGJ6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师生共研项目(19ss02)

作者简介:王秋萍(1985—),女,四川达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广州国际城市创新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机盎然的木棉以及岭南的木棉。那么,不同形象的木棉背后具有什么样的深层内涵呢?在推进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的当下,如此活跃的岭南文化元素应该如何建构才能更好地为城市

建设服务?针对上述疑问,本文尝试从文学的角度理解城市文化,再从城市文化的角度阐释文学作品,达到对广州城市文化形象建构的创新性解读。

表1 包含木棉意象的岭南文学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小说	《木棉花开》	陆笙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版
小说	《木棉树下的童话》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小说	《木棉花开满天红》	李硕侍	花城出版社 2009 年版
小说	《木棉·流年》	李秋沅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年版
散文	《南疆木棉红》	王晋军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散文	木棉絮纷飞》	尹红梅	作家出版社 2015 年版
诗歌	《远天的木棉》	黄宁婴	花城出版社 1990 年版
诗歌	《致橡树》	舒婷	《舒婷诗选》,人民文学出版 2007 年版
诗歌	《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	屈大均	《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戏剧	《木棉树下》	林淳钧、陈历明	《潮剧剧目汇考》,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戏剧	《木棉花开》	文雁	《潮剧剧目汇考》,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一、英雄的木棉:革命精神的符号

木棉树形高大挺拔,犹如威武不屈的革命战士,同时所结木棉花花瓣颜色鲜红,似若英雄的满腔热血。在整体形象上,木棉彰显出无限的英雄气概。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木棉常作为英雄的象征。

作为英雄的形象,木棉首次出场是在明末清初诗人陈恭尹的《木棉花歌》中。诗人眼中的木棉为“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星有角。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木棉被赋予顽强、磊落的人格魅力。这实际上是诗人作为清初遗民,对抗清志士的比拟。诗人以木棉托志表达了要像抗清志士那样“愿为飞絮衣天下,不道边风朔雪寒”^[2]。至此,木棉开始作为英雄的象征,一直沿用于各类文学创作中。

在诗歌中将木棉比作英雄的诗句比比皆是,例如“似火红花英杰血,若霞片片耀长空”^[3]“铁臂高枝举,花中伟丈夫。飞红疑血染,旗帜照征途。凛凛英雄气,何须绿叶扶”^[4]“卿怜独有英雄气,不改芳颜不畏颜”^[5]“无心却获英雄誉,时代南隅满故知”^[6]“迎春昂首笑,百卉仰雄杰”^[7]²⁵⁷。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均由木棉

的外形特征中所渗透出的昂扬意志联想到伟岸的英雄形象。

除诗歌外,在散文、小说中木棉铮铮铁骨的形象同样也是作家着力塑造的典型英雄意象。在散文著作《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中,作者周伟励写道:“如果要用‘伟丈夫’、‘英雄’、‘气宇轩昂’、‘气势不凡’一类的词形容一棵树,这棵树一定就是木棉!”同时在文中,作者也提到先烈路两旁的木棉,认为木棉与先烈路相得益彰,互相印证^[8]。散文集《门前一棵月季》中,作者虞霄抓住木棉三月绽放的特点,认为木棉是“驱去严寒”的英雄树,独有傲骨^[9]。在散文集《流水·行舟》中有一篇专门写木棉的《三月红绵开》^[10],作者认为在岭南地区,木棉粗壮的树干、挺拔的身姿、鲜艳的红花,如同在守护我们的家园的英雄,启发人们奋发图强。同样,在小说《木棉花开满天红》中,作者讲述了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共产党与反动派的较量,凸显了白衣天使的凛然正气和强烈的爱国心。木棉贯穿整篇小说,并在小说结尾处用其代指英雄,写道:“五瓣的红棉花,顷刻间幻化成了一颗颗五角红星,那是父母亲和自己头上戴过的红五星,那是自己永远珍藏于心底的红五星。忽

而,那两树如火的红棉花团……那傲然屹立的
两棵英雄树,又幻化成一把把冲天的火炬,在天
地之间熊熊燃烧。”^[11]在该小说中,作者托物言
志,将木棉比作心中的英雄。

整体而言,木棉巍峨的树姿,花开时绿叶衬
托的一树火红,显示出其英雄的气概。因此,木
棉常常被作家借以抒发自我的英雄豪情或表达
对英雄的怀念。作为英雄的木棉,她不仅高频
率多体裁地出现在岭南文学中,同样也广泛地
种植在广州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如广州烈士陵
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这使得木棉不
单在文学的世界中为广州树立了英雄城市的形
象,同时在现实的世界中也与广州市民勇敢无
畏的精神最为契合,激励着人们投身祖国建设
的豪情壮志。

二、生机盎然的木棉:独立坚韧的 象征

木棉的外形特征除了很容易类比联想到英
雄外,其所具有的阳刚之气也易于让人体会到
独立坚韧的精神。作为独立坚韧精神的文化符
号,木棉常常出现于岭南文学的各类体裁创
作中。

各类文学体裁中,诗歌是木棉作为独立坚
韧精神象征出现最频繁的体裁,如诗句“参天浩
气压千丛,无限生机直干中”^{[3]95}“丽日繁花红
胜火,玉盘国色各争妍”^{[7]55}“含丹喷赤逼青
霄”^[12]“春回花放满天红”^[13]“擎天红烛喜迎
春”^[14]等。在这些与岭南相关的诗歌中,诗人
纷纷抓住木棉的外形特征,尤其是火红的颜色
特点,以表达对盎然生命力的赞扬。

同时,木棉独立坚韧的精神内涵也受到了
其他文学类型创作者的青睐。在散文方面,作
家张晓风曾感叹木棉树又干又皱,却又能不可
思议地结出硕大的木棉花。在散文《孤意与深
情》中,他用拟人的手法将木棉比拟为一个在逆
境中勇于抗争、执着奋斗的人。虽然外形干瘪
却努力向上挣扎并最终呈现出夺目的美丽,赞
扬了木棉所体现的奋斗精神^[15]。同样在散文
《红棉红棉我爱你》中,作家张梅细致地描写了

木棉开花时的外形特征,树叶都已完全掉光,唯
独红花依然傲然枝头,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充满
了生气的美”,并指出这样的美正是广州这座城
市奋发向上文化精神的象征^[16]。此外,在报告
文学中,木棉也经常被用作独立坚韧精神的象
征来烘托和渲染主题。以《木棉花开》为代表,
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是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
书记任仲夷。文章主要描述了任仲夷在广东任
职期间,不顾重重的政治风险,带动广东冲破经
济体制束缚,锐意创新进行改革的故事。文中,
木棉作为重要物象多次出现。一方面木棉是任
仲夷的钟爱之物,是任仲夷的知己,是他的情感
投射。文中写到任仲夷对木棉的喜爱源于木棉
树“高大挺拔,苍劲有力。忽地一夜春风,千树
万树骤然迸发,那硕大丰腴的花瓣红彤彤的,恰
似一团团灼灼燃烧的火焰……他的血液像珠江
一样奔腾起来”^[17]。另一方面木棉又是任仲夷
的形象化身。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直接将木棉
比拟为任书记,将木棉与晚年的任仲夷融为一
体。文中写道,晚年的任仲夷“他的身体在一天
天地衰老下去,像一株粗皱枯朽的木棉树,但他
思维的枝叶依然滴青流翠,他激情的火焰仍旧
喷薄迸溅。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愈
烈,烈烈如火,殷殷似血。他用颤抖的双手高捧
着自己滴血的心脏,向他的后人、向这个民族奉
献着最后的真诚”。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木棉所
蕴含的独立坚韧的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作者
借用木棉对任仲夷在广东改革开放中所作的贡
献表达了敬意与赞美。

由上可见,独立坚韧的精神是木棉在岭南
文学中的又一重要文化内涵。象征独立坚韧精
神的木棉并非仅出现在上述简要略举的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之中,事实上岭南地区诸多组织
在建构企业文化、团队文化时也会选择木棉寄
托深意,如广州市政府的官网用木棉花作为站
徽,广东省政府为表彰先进设有专门的“红棉
奖”,广州著名的花园酒店、南方航空公司和
华南理工大学也都是以木棉花作为标识。

三、岭南的木棉:独特的地域标识

木棉是一种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生长的落

叶大乔木,岭南地区是国内木棉的主要产区。同时,岭南地区的人们由于喜爱木棉而广泛种植木棉,这使得木棉树成为岭南地区重要的地域标识。在岭南文学创作中,作者往往不需要刻意去强调地理位置,而直接用木棉就可以代指岭南。

作为地域标识的木棉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木棉在正文中不作为主要物象出现,仅出现在文学作品的标题中,用以提纲挈领地指明文学作品发生的地域。例如长篇小说《木棉花开:七年广东打工实录》中,木棉并没有参与小说的发展,而仅是出现在题目中用以点明事件发生在岭南地区,并用木棉花开这一美景暗示主人公在广东七年打工的状态^[18]。类似的还有《木棉树下的童话》^[19],该书主要收录了建国以来广东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品,而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与木棉并无直接关系,木棉在此处仅代指广东。另一种方式是木棉直接在作品中出现用以突出作品的地域性特点。例如《木棉树下我的家》是一篇地域性突出的小说,主要以广州地铁一号线沿线拆迁开发为线索,描写了居住在沿线的原生居民其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由此反映了勤劳亲善、聪明勇敢的广州人的心路历程。文中木棉作为故事发生地的重要标识一直贯穿全文,突出了作品的地域性^[20]。类似的还有《木棉·离歌》,这篇作品弥漫着浓郁的故土深情,是抒发作者家国情怀的故园离歌。文中的木棉显得尤为关键,作者借木棉暗示故土,并在文中描写出了一幅由木棉构成的岭南风情画^[21]。

可见,源于在岭南地区深得人心,木棉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岭南地区重要的代名词。尤其是在广州,木棉作为景观树被广泛种植,并在“花城”脱颖而出当选为广州市的市花,成为了广州形象的重要标识。

四、期待中的木棉:地域文化建设的新载体

整体而言,无论是英雄的木棉、生机盎然的木棉,还是岭南的木棉,都已成为木棉在岭南文

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这些固有的文学形象得到了岭南本土以及非本土居民的广泛认可。这样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当下的城市形象建构中有其特有的优势,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差异性。虽然木棉并不独产于岭南地区,但就人们的接受程度而言,木棉之于岭南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木棉强烈的地域性,较之城市文化的其他符号而言,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不可复制性,能够在城市形象建构中避免“千城一面”的局面。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城市为急于建成国际大都市而盲目地扩建、跃进,反而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特质,导致城市形象出现趋同的窘境。因此,在高速运转的城市化进程中,为避免城市形象同质化的危机,应高度重视、着力打造类似木棉这种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的意象符号,使其成为塑造城市特色形象的重要载体。

其次是稳定性。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木棉在岭南地区早已深入人心,这一点从木棉两次当选广州市的市花就足以说明。木棉的两次当选分别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跨越近百年。这充分表明在木棉身上承载着广州人民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历久而弥新。这种稳定性实际是一个城市文化自信的可贵体现。相反,如果对自身城市文化缺少认识,对文化内涵缺乏理解,那么具有稳定性的城市意象是很难出现的。正如早年间,广州的骑楼在旧城拆迁中不断被高楼大厦所取代,由此造成城市记忆的损害。这样的现象在城市建设中屡见不鲜。因此,保护以及重新审视这些具有稳定性的城市意象,铸造城市所特有的品格,避免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无处栖身而消失殆尽,是现代城市形象建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次是多样性与可塑性。木棉意象在岭南文学中被赋予了多样的精神内涵,既有光荣的英雄形象,又有独立坚韧的精神象征。同时,由于独特的形象及生物特征,木棉在文学作品中还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如舒婷的《致橡树》中木棉则被描写为与橡树相对应的自强不息的女性形象。这种多样性与可塑性更能适应当下不断

发展的城市文化建设需要,以及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以上优势使得木棉有理由作为地域文化建设的新载体被期待。城市形象的建构有赖于像木棉这样具有独特价值的城市意象。通过城市形象建构的主导者政府、文学意象符号的创作者以及各类传播媒介的共同作用,岭南文学作品中的木棉意象将势必成为城市形象建构中的新亮点。

参考文献:

- [1] 欧安年. 历代红棉诗词精选[J]. 羊城今古, 1990(3):24-33.
- [2] 陈恭尹. 陈恭尹诗笺校[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93.
- [3] 梁之汤. 梁之汤诗词百首汉英对照[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 [4] 汪润. 万里征程岁月情——汪润诗词选[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139.
- [5] 叶雷. 描芳记[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6:136.
- [6] 桂国声. 桂甸散人诗词钞[M]. 广州:容桂诗社,2013:67.
- [7] 牟建新. 惠州风光现当代诗词选[M]. 惠州:广东惠州音像出版社,2012:257.
- [8] 周伟励. 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M]. 广州:广东花城出版社,2012:114.
- [9] 虞霄. 门前一棵月季[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73.
- [10] 蔡遥炘. 流水·行舟[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12.
- [11] 李硕俦. 木棉花开满天红[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375.
- [12] 东莞中华诗词学会. 东官新韵[M]. 东莞:东莞中华诗词学会,2006:239.
- [13] 岑世钰. 云路吟草[M]. 长沙: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13:58.
- [14] 广东岭南诗社. 中国梦·岭南风——广东岭南诗社诗书画集[M]. 广州:广东岭南诗社,2013:96.
- [15] 张晓风. 孤意与深情——张晓风散文精选[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51.
- [16] 张梅. 我所依恋的广州[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28.
- [17] 李春雷. 木棉花开[J]. 广州文艺,2008(4):6.
- [18] 柳飘絮. 木棉花开:七年广东打工实录[M].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3.
- [19]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 木棉树下的童话:建国以来广东儿童文学作品选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1.
- [20] 李跃瀚. 木棉树下我的家[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
- [21] 李秋沅. 木棉·离歌[M].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3.

(责任编辑:李秀荣)